

我的“民生街”：云南路(中)

◆ 陆其国

云南路上的各色人生

生活在云南路上，成人们经常和煤球店、粮油店打交道，孩提时代的我们则和这条路上的烟纸店打交道最多，我们童年、少年时的嬉戏与娱乐，和这样的烟纸店简直如影随形。对于发生于其中的故事，再怎样时过境迁，仍然深深地镌刻在我记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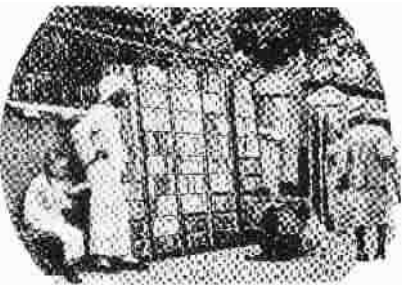
我清楚地记得，就像今天的孩子流行玩变形金刚、遥控汽车、机器狗、玩具猫一样，我八岁那阵则流行玩“镖水枪”。真正的“镖水枪”是彩色塑料做的，二元一把，烟纸店里就有卖。但像我们这些多子女少收入家庭买不起，家长也舍不得买的。于是我们就发明了用橡皮泡泡做的“镖水枪”。橡皮泡泡又叫洋泡泡，这现成有卖，三分钱一只，也是彩色的，将它扎在废圆珠笔末端，灌满水，圆珠笔就成了枪膛，圆珠笔头就成了枪口，灌满水鼓胀胀的洋泡泡就成了弹匣。只要将按住圆珠笔头的手指一放开就会镖水，玩起来和真正的“镖水枪”一样有趣，饶有兴味。

那是一个假日，我和弄堂里一个叫家福的小伙伴玩“镖水枪”时，突然发现“弹匣”——洋泡泡不知怎地出现了一个小洞，以至水一灌进去就渗漏。洋泡泡一坏，“镖水枪”怎么玩？更要命的是，当时我和家福掏遍口袋只凑足二分钱，买一只洋泡泡都不够。就在我俩感到无比扫兴的时候，我无意中在身后的烟纸店玻璃橱窗里看到了一样东西，当时我们尽管看到了它，但却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叫什么。我们两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连蒙带猜，还是没能识别并读出那个“孕”字，结果我们就读半边音，将那东西读作“避朵套”。引起我俩注意的，主要还是粗糙地印在那包装袋上用同样粗糙的黑线条勾勒出的一幅画。那画着的就是一只极像洋泡泡的小橡皮套。更让我们激动的，还在于它的标价：二分。这就是说，我们不用洋泡泡，也可以把这只极像洋泡泡的东西扎在废圆珠笔上，然

后灌上水，过把“镖水枪”瘾。

我得承认，持币购这个被我和小伙伴家福叫做“避朵套”的东西时，我俩居然都胆怯起来，我们隐约说到了这套子应该套在什么地方，尽管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说错，但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透，男人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套“避朵套”？后来我们都被彼此问得烦了，就不再问，一起走近了身后的烟纸店。在我们用手指点下，烟纸店老女人用异样的目光注视了一下我俩，才从玻璃橱窗里取出那包被我俩叫做“避朵套”的东西。东西是我接下的。东西一到手，扔下二分钱，我和家福就像偷了东西似的，沿着云南路撒腿奔进一条弄堂。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就更有趣了，我们将“避朵套”套进水笼头往里灌水时，没想到水龙头一拧开，一股飞泻而下的水流瞬间将“避朵套”灌得坠拉得老长，把我们吓下了一大跳。这一吓，使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被我们叫做“避朵套”的东西，肯定不能玩“镖水枪”，我们只得赶快将这包花两分钱买来的“避朵套”扔进垃圾筒。这件事在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成我和家福没事偷着乐的笑料。那样的笑料同样也属于烟纸店那个将“避朵套”卖给我们的面目慈祥、脾气温和的老女人。当然，那时候我们和既是街坊、又是邻居的老女人已经很熟悉了。

我少年时有过在烟纸店“做生意”的体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时候我在烟纸店门口正玩着，恰逢老女人有事要走开一下，她就会让我帮她照看一下烟纸店。老女人走开的时间往往也就是三五分钟，这时候如果有人来买什么，我一般都请他们等一会，只有来了小顾客，我才有机会体验“做生意”的感觉。尽管只是一分钱二分钱买几粒糖几把盐津枣说起来简直不足挂齿的区区小生意，但站在柜台里接过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顾客递过来的钱，再数出几粒糖或一些盐津枣交到他们手上时的感觉，就是有点美滋滋的，这样的感觉从当时成全我体验这种感觉的小顾客羡慕的眼神中就能看出。以至几十年以后，已进入



■ 昔日街头小书摊

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有一阵频频播出一个广告片，一个坐在气派的老板椅里的小孩用大人腔说“我长大了也要当经理”时，我常常揣测他们的父亲母亲童年时代说不定就在云南路的烟纸店里，用几分钱从我手中买过几粒糖和一把盐金枣。

当然，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逆料的，就像昔日嘈杂的毫不起眼的云南路会变成今天繁华气派的著名美食街一样，给百姓们的居家生活带来许多方便的那家云南路上的烟纸店曾几何时居然也会遭到“灰飞烟灭”的境遇，这是任谁也难以想到的。烟纸店遭此厄运，是因了店主“小业主”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在当时无论怎么解释，都注定归属不到庞大的劳动人民队伍中。我的街坊和邻居，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就因为“小业主”的身份，不知怎的被划为“四类分子”，屡遭批斗。从那时起，她就像关紧烟纸店排门板一样，关紧了自己的嘴巴。后来老女人回了浙江老家。当曾经属于她家的烟纸店再度以烟纸店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时，老女人早已在家乡死去多年了。

除了烟纸店，我还与之发生交集的，就是那个小书摊。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站在阳台上望云南路风景的时候，蓦地发现街上出现了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小书摊。我们那时把连环画叫小人书，所以对出租连环画的书摊也

相沿成俗叫小书摊。它通常就是两大板块合成的简易书架，易合易分。合起来就是一个一人多高轻薄型的大板箱，搁在自行车脚踏板上就可以轻松推走；分开来在云南路街头一放，就是两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里面有一档档空格，放几百上千本连环画不成问题，两条同样简陋的木板架竟往那儿一搁，一个像模像样的小书摊就呈现在面前了。有时大人们走路走累了，也会在这样的小书摊上坐坐，花一二分钱，既可以租小人书看，又可以歇歇脚。

这样的小书摊对于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少年来说，它的吸引力一如今天迷恋上网的青少年对网吧的钟情。小书摊上午出摊，晚上收摊。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这块向他人提供精神食粮的圣地，同样也为小书摊主提供着必需的物质食粮——用出租小人书赚来的钱去养家糊口。至少，他要靠出租小人书赚钱养活自己。

小人书是那时我们这些青少年最普遍也是最普遍的读物。有个小书摊摆在云南路上，离我家又这么近，这意味着今后我要看小人书太方便了。回想起来，我对文学和历史产生兴趣，应该说正是在云南路这家小书摊上“培养”出来的。今天我有时和一些前辈或前辈作家朋友聊起来，才知道他们中不少人最初也是在街头弄口的小书摊上开始受到文学启蒙的。

记得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第一次走近了云南路上的小书摊。我花两分钱租了三本小人书。小书摊主大约二十七八岁，瘦削，长脸，肤黑，头发像乱稻草。他一条腿有残疾，走路要撑一根拐杖；但他会骑自行车。那天我坐在那里低着头看小人书，眼角余光不时发现一根拐杖移过来移过去，挺忙碌的。那正是他生意好的现象。生意清淡的话，他坐着老半天不用起身，一边抽烟，一边望野眼。不过多数情况下，小书摊生意一直是好的，原因也很简单，他舍得买新书。只要新华书店有刚上架的新出小人书，第二天新出版的小人书保证会在他的书摊上出现。

明星狼



王为民

20.那分明是一只狼

工作人员依照我的命令，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几乎是趴在地上，观察狼的脚印。如今正是草皮丰厚的时候，狼轻盈的步子踩在上面，什么也留不下。

我也和大家一样，单膝跪地，瞪大了眼睛，一寸都不愿放过地搜寻着蛛丝马迹，经常被一块土坷垃或一小团枯草吸引，兴奋地研究半天，再失望地连连叹气。腾格里啊，你给了我们希望，却又关上了通向希望的门！

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满头大汗地坐在草地上稍作休息，放眼一望，工作人员也在寻找中不知不觉地越走越远，铺散在很大一片区域，此时的他们，也一个个地或躺或坐在草地上，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有的还捂着胸口呼吸哮喘气。

太阳就在头顶，整整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就这么找啊找，太辛苦了，我看得都有些心疼。其实，寻找脚印是个很笨的方法，可除了用这种方法还能怎样呢？两只狼从洞里逃出来，可以去往任何方向啊，它们才不会给我们留点什么记号方便联络呢。

“好了，我们回去！”我扯着脖子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喊道。工作人员都听到了，但几乎没人有力气回应，大家满身灰土狼狈不堪地向我聚拢，走起路来腿脚发软。丢了狼就够惨了，别再把人累坏，那可是更大的损失。

“还找吗？”一个工作人员怯怯地问。

“别问了。回去好好休息，能找到总会找到，我们已经努力了。”我安慰大家。

回去的路上，我低着头认真思索着。事到如今，迅速把狼找回来几乎是不可能了，该怎么向阿诺导演和安德鲁解释这件事呢？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直说了。我故意放慢脚步，落在队伍后面，拿出手机，先找到安德鲁的电话号码，这家伙也许正在什么地方享用中国美食吧？听到狼丢了的消息，他会是什么反应呢？我犹豫着，手指稍稍用力，马上就要拨通安德鲁的电话。

“看，那边有只野兔！”一个年轻的女工作

人员喊起来，毕竟是年轻，还有精力和情趣关注自然呢。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望过去，只见不远处一个隆起的小山丘上，真的有只野兔在前后左右地乱蹦乱跳。“哎呀，后面还有只狗在追呢！”另一个小姑娘也喊起来。

我慢慢放下手机，也驻足观看“狗”追野兔的事情，定睛细瞧，一股电流迅速传遍我的身体。什么叫狗追野兔？！那分明是一只狼！“不是狗，是狼！”其他人也看清了，纷纷叫喊。“又一只狼！”山丘后，果然又蹿出一只狼，加入扑赶野兔的队伍。“两只狼，是我们的狼！我们的狼！”大家的情绪沸腾了。

由于距离较远，两只狼追野兔的情景像是动画片或皮影戏，它们的动作似乎并没有那么矫捷凶猛，而是像野兔一样一跳一跳的，煞是可爱。

“都别喊了！小声点儿！”我命令大家安静，观察了一下地形，领着两个饲养员从侧面慢慢包抄过去，其他人原地待命，唯恐惊动了两只狼。我们压低身体，慢慢地靠近，视线越来越清晰，没错，就是这两只狼！好啊，当了逃兵，害得我们一通好找，你们却在这儿快活！

两个饲养员就要过去抓狼，我示意他们趴下，三个人一起观看两只狼和兔子的游戏。

这的确是游戏。两只狼扑打着跳跃着，完全跟着兔子的节奏，兔子往东它们往东，兔子往西它们往西，兔子停在原地喘气，它们也停在原地喘气，兔子盯着它们看，它们也就傻傻地盯着兔子看。虽然有时两只狼的爪子会抓住兔子，牙齿也会碰到兔子，但它们还真的没有想下狠手的意思。

“什么时候喂的食？”我问。“昨天最后一条戏的时候，吃了很多。”饲养员说。“怪不得，看来它们不饿，饿了早就把兔子吃了。”另一个饲养员说。“不，它们根本不会吃，根本不会抓兔子！”我说。

看着眼前的游戏，我心中忽然升起一种惭愧，让我自己都有点儿莫名其妙。这些狼，从小在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下长大，虽然吃喝不愁，但缺失了最重要的东西——狼性。它们本该是驰骋在草原上的优秀猎食者，它们本该成为草原的主人享受天蓝地阔的美好，可命运，或者说是我们人类，为了某种目的把它们关进铁笼，围进铁丝网，它们从未真正感受过自由的滋味，却对自由有着与生俱来的向往。

5.街道变成一片火海

那是柏林市的露茜娅家。夜晚。这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传统而典雅。今天是露茜娅和佳丽娜 18 岁生日。雕花的蛋糕上写着：祝我们的一对儿女露茜娅、佳丽娜生日快乐！爱你们的父、母赠。

露茜娅拉着小提琴，妹妹佳丽娜唱着歌，一个文静贤淑，一个活泼天真。看得出她们是强颜欢笑，逗父母开心。

希伯莱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斗，虽心事重重，却强装笑颜，欣赏姐妹俩的表演。希伯莱夫人不时地向长辈餐桌上端菜：“这双女儿就是你的开心果。”希伯莱：“还不是苦中作乐。”长呼一口气：“现在正是希特勒排犹时期，但愿上帝赐给我们这对小蝴蝶，永远活得像今天一样的快乐。”

露茜娅一边拉琴一边问妈妈：“妈，罗特舅舅、舅妈、米切尔表哥他们怎么还没来？”忽然，远处传来枪声，紧接着满身血污的罗特闯了进来。露茜娅：“罗特舅舅，您？”罗特急促地说：“来你们家的途中，一群纳粹打死你们的舅妈，抓走你们米切尔表哥，我是被打昏后，醒了逃来的……”

夜。天上飘着大雪，马路上汽车的广播喇叭声：“犹太人立即到街心广场集合！”风雪中，街上排列着穿着睡衣冻得瑟瑟发抖的男女老少。露茜娅一家也在其中。穿戴皮衣皮帽的德国纳粹中校军官梅辛格挥着手枪训话：“今天的风雪真不小啊，告诉我，你们冷不冷？”大家一片沉默。

梅辛格中校指着希伯莱夫人：“夫人，告诉我，冷不冷？”希伯莱夫人冻得簌簌发抖：“冷……不，不冷……”梅辛格举枪“砰！”的一枪，希伯莱夫人应声倒在雪地上。露茜娅姐妹和希伯莱、罗特扑在希伯莱身上痛哭。

梅辛格再次举枪对准露茜娅一家。“砰、砰”两声枪响，原来是汉斯朝天开了两枪：“大家不准乱动，回到原来站的地方，继续听长官训话！如果想活的话。”

顿时广场又恢复平静，露茜娅一家含泪又站回原处。梅辛格指着希伯莱夫人的尸体：“她在说谎！我要你们说实话，到底冷不冷？”众人战战兢兢地说：“冷……”梅辛格：

“这就说对了，让我们烧些火给你们取暖吧！”一挥手，纳粹们举起火焰喷射器，顿时，眼前犹太社区的房屋、商店、教堂等整个街道变成一片火海。

“我的孩子！”一妇女疯狂冲出人群，向大海奔去……“砰！”又是一声枪响，妇女应声倒在雪地，鲜血染红了白皑皑雪地。火光中，燃烧的摇篮里婴儿在啼哭……

“叭！”唐金汉猛击桌，打断露茜娅的诉说。

头等舱内。唐金汉：“这帮法西斯！这就是所谓的‘水晶之夜’吧？”

露茜娅：“是的，这天夜里，纳粹们在德国和他们占领的奥地利烧毁了所有犹太人的教堂、商店和房屋，砸毁了玻璃门窗和用品，杀死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鲜血流淌在街道上，散落的玻璃碎片上，在灯光下熠熠发光……”

唐金汉：“哼！好一个‘水晶之夜’！这就是你的 18 岁生日！”

露茜娅点头：“是永远不醒的噩梦！愿你的生日——唐先生，永远像今天这样阳光灿烂！”

唐金汉：“谢谢，露茜娅小姐，你可能不知道，我的国家也正在遭受东方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铁路的蹂躏……”

二副舱内。柯尔和轮机手阿登纳正在喝酒，阿登纳已有几分醉意：“运载这群犹太猪，我们肠胃也跟着受罪，多亏船长和那个中国小子，让我们美餐一顿。来，二副，再干一杯！”

柯尔：“你懂个屁，为了这顿美餐，为了没有及时阻止这次在阿姆斯特丹港停靠补给食品、燃料，我被上面狠狠责骂一通呢。”

阿登纳：“这么说，上面让我们成为‘卡波’号第二，让船上 1200 名的犹太人，饿死、渴死在海上？让我们为他们殉葬？”

柯尔：“你放心，到那时候，我们放下救生艇，上面会派人来接我们的。盖世太保指令我们，一定要监视彼得船长和那个中国小子，不能让他们再破坏我们的计划。必要时……”做爆炸手势：“让这条犹太船葬身大海。”

头等舱内。露茜娅、小保罗、莱文莎和爱德华大叔、卡特克夫人共同举杯。唐金汉正好赶上：“有什么喜事，要举杯庆祝？”

犹太难民在上海

（影视小说）

耿可贵

